“重走郁达夫之路”

陈子善

汪军是安徽安庆人，他深爱自己的故乡，对安庆这座长江之畔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目前担任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重走郁达夫之路”正是皖江文化研究会每年一次的“寻拍老安庆”系列活动之一。作为安徽省的老省城，“桐城派”故里，安庆人文积淀深厚。汪军他们每年变换一个主题，发掘快要湮没的历史信息，寻拍幸存的历史遗迹，吸引了不少年轻的朋友，在当地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文化影响。去年他们的活动主题是“追寻黄炎培先生足迹”，我在微博上看到黄炎培先生之子、经济学家黄方毅教授参加了活动。

“重走郁达夫之路”，准确地说，“重走”的是“郁达夫安庆之路”。喜欢郁达夫的，也许都知道，郁达夫一生曾数次踏上安庆的土地，最主要的有两次。第一次是一百年前，即 1921 年 10 月到安庆，执教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从而开启了他的教学生涯；最后一次是 1929 年 9 月底到安庆，拟担任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之职，但仅一个星期即返回上海。这两次安庆之行，尤其是第一次，在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产生了《茫茫夜》《秋柳》《迷羊》等“A 城系列小说”。

郁达夫在安庆执教时期，显然是《沉沦》思绪的延续。一个刚崭露头角的新文学作家，在安庆这座古城里，结识张友鸾等年轻同好，纵论中外文学，又留意日出日落。以这段人生体验为背景，郁达夫在紧张的教学之余，赶写小说《茫茫夜》，1922 年 2 月寒假回上海后定稿，替代《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中预告的《圆明园之秋夜》编入《创造季刊》创刊号发表，从此拉开他的“A 城系列小说”的序幕。《茫茫夜》的主人公名于质夫，作为郁达夫小说中极具代表性的“零余者”艺术形象，于质夫这个人物不仅贯穿了《茫茫夜》《秋柳》等“A 城系列小说”，而且还出现在《怀乡病者》《风铃》等郁达夫早期小说之中，其影响之大，以至于郁达夫友人易家钺（易君左）在他的以郁达夫为原型的小说《失了魄的魂》（收入《西子湖边》，1924 年 6 月泰东图书局初版）中的主人公也名游质夫。

五年之后，安庆的这段生活仍使郁达夫挥之不去，无法忘怀，于是他再次拿起笔来，写下了中篇小说《迷羊》（1928 年 1 月北新书局初版）。他在《〈迷羊〉后叙》中开宗明义：“五六年前头，我在 A 地的一个专门学校里教书。这风气未开的 A 城里，闲来可以和他们谈谈天的，实在没有几个人。”尽管仍是追述安庆这一段时光，地点仍在“A 城”，但主人公的名字改了，不再叫于质夫而叫王介成。当然，不管是于质夫，还是王介成，安庆是郁达夫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却是始终如一。

上面所说的这些，汪军想必早已烂熟于心，他还在《两个觉醒》的微博中进一步指出：“作为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之一的安庆，是一座铁血城市，二次革命失败后，以岳王会为骨干的革命党人对皖北倪嗣冲军阀的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新青年》集结了皖江党人，直皖战争皖系战败又是一个契机。在陈独秀、胡适等旅京、旅沪知识分子鼓励下，1921 年安庆先后爆发‘六二’学运和‘驱李’运动，庆祝‘驱李’胜利的万人大游行彰显了蓬勃的市民精神。正是这些元素构成了郁达夫‘A 城系列小说’的背景，他要表达的正是市民精神的觉醒。《秋柳》中的陆校长，就是郁达夫任教的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安徽知识界的灵魂人物。而延续日本《沉沦》时代，郁达夫‘A 城系列小说’大胆地暴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和隐私欲望，又是人的觉醒，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或许正是从这“两个觉醒”的认识出发，“重走郁达夫的安庆之路”，久而久之，汪军萌生了一个新的大胆的想法，创作一部小说，让于质夫仍然当主人公，让于质夫重归安庆，再现他在安庆的日日夜夜和在“两个觉醒”中的心路历程，这就是这部十万多字的《归羊》。

汪军的《归羊》重新构思了于质夫的大结局，虽然晚了近一个世纪。于质夫生命意识的高扬，不也象征着郁达夫灵魂的复活与再生？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意识的对接，也是一个极有意思的尝试。而且，《归羊》也可视为“重走郁达夫之路”的一种特殊方式。明年正好是郁达夫到安庆一百周年，小说《归羊》的出版和“重走郁达夫之路”活动的继续，是今天“A 城”也即安庆市民对郁达夫的最好的纪念。（本文为《归羊》序，有删节）

为穆特画像

谢 颖

不单是我，相信在多数爱乐者的赏乐视野中，安妮-索菲·穆特的大名可以说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虽说世界乐坛小提琴名家辈出，也颇有一些技艺出众的女性演奏家驰誉舞台，但若论实力、格局、成就乃至人气指数，恐怕鲜有能与穆特比肩者。她那精湛坚实和底蕴丰厚的小提琴艺术早已深植人心，而她的芳容以及不断彰显的个性魅力，连同她为世人所奉献的提琴名作一起，亦成为我等爱乐者储存至今的美好记忆。

于我，只要一提“弓弦上的女神”，肯定非穆特莫属。

想当年，初涉古典音乐的我，正是拜了盒式磁带和密纹唱片所赐，一次次地将这位年轻女星“请”入家中，让我得以聆赏到她所诠释的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等经典之作。那时的穆特已是名声在外，可在我听来，她的天赋异禀尚被裹在对作品的忠实而标准的演绎层面，远不及日后那种大开大阖、激情喷涌及富有变化的个性展示。

时至当下，我的赏乐方式已非单一地局限于录音制品，逐渐转向视频影像和音乐会现场，多了一份眼见为实的鲜活体验。

我曾在电视上观赏到穆特与数个世界名团合作的协奏曲专场。镜头移近，发现已然步入中年的她，面部平添了些许皱纹，但风采资质不减：一袭标志性的裸肩长裙，往台上一站，气场顿显，这还是那位初出茅庐、内向稚气的昔日女星么？再听琴音，那种凌厉的弓法，饱满的张力和精到的处理，无不彰显出既严谨又放达的成熟个性和大家风范，令我感受到了穆特由女星到女神的脱胎与嬗变。

同样的感受，在数年前穆特来沪演出的音乐会现场得以进一步延续。还是那身标志性的装束，举手投足坚定而自信，眼角眉梢透着某种凛凛霸气。那日她带着自己组建的乐团为沪上观众献演了拿手曲目——维瓦尔弟的《四季》。虽说此前已闻穆特灌录此曲的唱片，然现场亲眼所见这位女神操琴度曲时的凝神专注与能量释放，她引领众乐手齐心合力将这首名曲演绎得丝丝入扣且一气呵成，如此感染力单听录音想必难以获取。

从那时起，我萌发了用自己的绘画专业为穆特画像的念头，并开始留心收集有关她的图片。终于有一天发现一帧女大师迎风而立的玉照，无论表情、体貌抑或姿态，均符合我心目中对穆特独有气质的认知。于是将其移来入画。在表现手法上，我选择了线描绣像的传统样式，试图勾勒出唯穆特才具有的那种凛然威严下的气定神闲，描画出大师功成名就后的平实、淡然与自信。

正是穆特，促使我在赏乐之余完成了这幅绣像小画。

刘广海 秋（油画）

拼出来的岁月

老 梅

杨师傅（我母亲）今年八十八岁了。春天大哥要回奥克兰去照顾新生的外孙女，临行前，杨师傅用一整天时间为曾孙女赶制了四件婴儿毛衫，纯手工缝制。

大哥发来了杨师傅裁剪、缝制时的照片，老梅（我）转手发在朋友圈里，说自家老妈心灵手巧，赢得了上百个点赞，老梅自己就有点手痒，让杨师傅把自己小时候的那些旧衣服寄来北京，老梅想要缝制一组自己的岁月。

这么多年来，杨师傅几乎事无巨细地保存着老梅成长中她能搜罗到的一切，剪掉的长辫，做过的手工，嫌小的衣服，得过的奖状……老梅想要做一组拼贴画，用这些旧布料，拼一个老梅的人生轨迹。

选了三张照片做参考，童年五六岁的样子，谈恋爱时的样子，还有现在的样子。用丙烯涂出了底色，我童年时是杨师傅一生中最辛苦艰难的日子吧。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物资匮乏，一切要“凭票供应”的年代，那些补了又补的衣服，那些整天喊“饿”的日子，那时唯一富有的是一脑袋幻想，无论眼下的生活多么黯淡，但脑子里却总是五彩斑斓。

老梅的童年只留下很少几张照片，那张留着朝天辫两手插口袋里的小妞，照片是袁先生的一位好友拍的，老梅一直自觉有一种浑不吝的气质。信心满满地看着眼前的大运河，想着未来绚丽的世界。那个年代，老梅的服装以捡两个哥哥的旧衣服为主，但是怎么也挡不住那一脑袋的彩霞满天，虽然老梅一直搞不清楚自己的梦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但记忆中童年的世界却总是天空发亮，在那样困顿的日子里，因为有杨师傅袁先生的细心呵护，我的世界总是暖暖的。

那张恋爱时的照片是一次郊游后的留影，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长发及腰，野心勃勃。那时的花，那时的人，满脑袋开放之初的各种潮流，世界是蔚蓝色的，像是一个将要远航的水手，整天心潮澎湃。那时，好像总有着伟大的事业在召唤，一切新鲜而汹涌，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勇敢，一往无前的样子，为了爱情，为了梦想，随时做出可以牺牲一切的样子，那个时候的老梅，满脸青春的气息，天空里全是胶原蛋白，现在看着，依然美好。

第三张照片是老梅现在的样子，那次在上海电影节当评委时组委会拍的工作照。当下的老梅历经多年跌宕人生之后，进入到一片云淡风轻之中，身边的一切似乎都变得安静起来，一个中年北漂，历经事业、家庭和身体的道道磨砺，感觉自己有一种百炼成钢的通透，人生进入了一种得心应手的境界，不用再去强求什么，只是面对自己的内心，想画就画，想写就写，想贴就贴，想拼就拼，想发呆就看云，想旅行就出门，人生过半，在几幅用自己的旧衣裳拼凑出来的人生图画中看见一条走过的人生道路。

感谢杨师傅为我留下的那些成长的印记，也夸老梅心灵手巧。看着那些带着自己年华痕迹的旧布变成了这样的图画，真好，拼出来的人生路径，变成了一组人生景象，看在画布上的自己，欣慰。

酸汤

何诗弟

酸，是盛夏解暑的一剂味觉妙方。漫长的暑日里，人们都汗涔涔的，衣服黏黏腻腻地贴身。北方日头毒辣，南方蒸锅似的闷热，搞得人们无精打采，困乏难忍，仿佛被圈禁在一团粘稠、湿润、高热的透明胶质里，撕不开、打不破，食欲匮乏，味觉也迟钝下来。

酸汤，此时就发挥了它的作用。古人讲“望梅止渴”，必得是梅子才能引人生津，要义就在于酸。酸味令人食指大动，而融入酸味的菜肴，就更是令人期待。尤其在当今蛋白质丰富、肉蛋奶簇拥的饮食谱系中，荤菜一旦就着酸汤，油腻的皮肉脂肪便神奇地幻化出一种真味。

中国地大物博、风土各异，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酸味汤汁。而受欢迎程度最高的似乎莫过于酸汤肥牛了，这是一道在北京餐馆里一度十分流行的菜肴。通常用来涮火锅的肥牛片由此焕发了另一重生机，这或许是它继吉野家牛肉洋葱盖饭后，作为菜肴主角最广为人知的一次出场。肥牛讲求口感嫩滑，妙处恰在一个“肥”字，肥瘦相间的牛肉切成轻盈薄片，从而有了轻微的弹性。而在味道上，那种牛脂特有的香气，让它比酱牛肉的瘦肉更加饱含肉的原始魅力，更加柔顺可口。裹满酸汤的肥牛肉片，在被筷子从酸汤里夹起的瞬间，抖动中淋漓而下的是酸爽微辣的滋味。金黄的酸汤里，最要紧的一道味料是产自南方的黄灯笼辣椒酱，那清爽微酸的辣味，如同它的颜色一般轻快明亮。来自北方牧场的肥牛与来自南国细垄的辣椒酱之间，就这样碰撞出绝妙热烈的酸辣味儿。

从南到北，各地酸汤的酸味丰富多彩、各有妙招，来自于不同的调料和食材。酸辣粉中的酸来自老醋，老鸭汤里的酸则来自酸萝卜。江西夏日湿热，一罐浓浓的酸萝卜老鸭汤，用老到、绵长的酸，对冲了老鸭的肥厚醇美，汤汁浓郁而不腻，喝得酣畅淋漓，酸、香、甘、润，令人回味无穷，这是属于南国的酸爽。

而在东北，也有一味融肉香与酸爽于一锅的酸汤，却鲜为人知，那就是老黄瓜肉丸子汤。顾名思义，老黄瓜丸子汤的酸味来源于老黄瓜，而脂香的提供者则是肉丸。很多人对老黄瓜感到陌生，其实老黄瓜就是熟透了的黄瓜，瓜皮的颜色由绿变黄，成了名副其实的“黄瓜”。老黄瓜虽然皮厚难看，却带有一种独特的杨梅酸味。这种酸味是天然的，与陈醋和酸萝卜经过发酵、腌制得来的酸味不同，它的酸味不失黄瓜本身的清新之气，更清淡柔和。把老黄瓜切成薄片，就着最简单的清水下锅，与葆有原始风味的肉丸子同煮，不加任何重口的油辣酱醋，一锅汤水清清爽爽。肉丸鲜嫩、老黄瓜片纤薄清亮，肉脂的香气混同老黄瓜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清新微酸，喝上一口，暑热浮躁便消解了大半，哪怕是置身都市的钢铁森林之中，也能体会到田园乡间的味蕾感受。

人间百味，酸甜苦辣，酸中伴着一点点甜、一丢丢苦、一丝丝辣，从舌尖到喉头，从口腔到肠胃，都被这酸汤治愈得服服帖帖、顺顺当当，那就不妨喝他个大汗淋漓。酸爽过后，一抹头上的汗，津液丰足，四体通泰，让夏天又多了许多令人留恋的滋味。

与贝多芬“相遇”

顾晓婷

在书展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刻，我参加了建投书局举办的一场《贝多芬传》为主题的读书会，主讲人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杨燕迪教授。

贝多芬是我中学时代音乐的启蒙。那时候学业繁重，音乐则是唯一的消遣。我当时经历了人生、家庭的变故，母亲一病不起，在一年里就匆匆离世。那一年，我把自己关在房间，一遍一遍听着贝多芬的《月光》，那温暖的旋律，像诗一样优美，逐渐抚慰了我的伤痛。学校音乐教室的墙壁上，有张贴着这位大师的照片，他目光炯炯，嘴唇紧紧抿着，仿佛欲言而止，整个人却透露出一种倔强，对人生和命运的反抗。

会场内，我认真地听着杨燕迪教授生动的演说，他从三个阶段解读了贝多芬人生重要的节点，懵懂的少年，成熟的中年，圣哲的晚年。他的创作也十年一个阶段，不断递进，日趋完美。我对于贝多芬的感情非常特别，年少时靠近的是他的音乐，直到如今，才开始了解他的人生。经过这漫长的岁月，我长大成人，每当回首，贝多芬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曲子，仿佛都在诉说他的故事，也在抚慰我的心灵。

“贝多芬是一个对世界、对人生、对艺术怀有坚定自信并取得全面成功的音乐家，随着暮年来临，重新开启自省之路，通过透彻地再次思索和体察，终于修炼成为一个洞悉世界，并达至涅槃的智慧哲人。如果说中年的贝多芬体现了‘人定胜天’的宏伟气概，晚年的贝多芬则达至‘天人合一’的悠远境界。”杨燕迪教授缓缓念出这段话。我清楚，贝多芬患有耳疾，逐步失聪，到了晚年彻底听不见了。但他在晚年的成就，超越了早期，真正获得了对人生新的觉悟。

当下的我自己，又处在迷惘的阶段，事业的停滞不前，生活的不尽如意，仿佛又回到了年少时逃避现实的自己。是他，贝多芬，又及时出现了。这一场读书会，我听到最后，随着杨燕迪老师播放的音乐片段，我不禁湿了眼眶。那些跳跃的音符，在耳边流淌，温柔的，活泼的，激烈的，雄壮的，悲伤的，愤怒的，沉重的。我又一次被这位 250 年前出生的音乐家所征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许多苦难，人生在世，短短几十载春秋，贝多芬全都用音乐记录了下来。

所以我选择了书写，这场读书会，能够参加太好了。长大成人后，只有勇于超越自己，不畏惧困难，或许，将来，每个需要鼓励的时刻，都仍旧需要贝多芬。

十日谈

别样的书展

责编：殷健灵

姐姐妹妹走出书展，手上是沉甸甸的书袋，虽然很重，但是开心的。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